



瑞士的双生子



瑞士的雙生子

一 負責的布穀

瑞士某山麓中的一所古老農屋的廚房牆上，掛着一架小木鐘，鐘裏有一隻木製的小布穀（鳥名），牠的責任是每小時從小木門裏跳出來：『咕咕！咕咕！』的報時辰。叫完了，便又躲進牠的屋子裏去，靜等着下一點鐘的工作。

這天正是春天的一個下午，落日的餘輝映照着一望皆雪的山頂，反射出金黃色的光輝，由山谷直射到這邨莊，把布穀驚醒了。

『可了不得！』布穀自言自語的說，『已經是六點鐘了，怎麼廚房裏還沒有一點動靜？應該是愛德芬媽媽預備晚飯的時候了，假使沒有

我，這家裏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哩！要是我不報時辰的話，他們就永遠不知道是吃飯的時候，那不要挨餓了！也是他們的運氣，有我這樣一隻負責任的報時鳥。」隨卽小木門開了，牠把小木頭伸出來。可是除了『滴塔滴塔』的鐘聲外，沒有一點兒其它的聲音。

『我想的果然不錯，』布穀說，『居然沒有一個人在這裏。』

那屋子裏靠牆邊的一張桌子上，一隻灰色的小老鼠正在細細的咀嚼一塊吃剩的乳酪餅；一道陽光從西面窗口映照著大磚竈，彷彿要將竈裏的火燃著似的；另一道陽光照著一盆水，亮晶晶的反射到碗廚裏的鐵盒上，發出無數的小星花在飛舞。這一切的情景，立時都映入布穀眼中，『真是太不行了，』牠憤怒的『滴塔』著。滿現著鄙視的樣子，於是忽然牠發出極大的『咕！咕！』聲音，衝破了這房子裏的寂靜；小老鼠立

刻給牠嚇得跳下了桌子，逃進牆洞裏去，金色閃動的太陽光也隱沒了；影子也躲到牆角裏去，看不見了。『咕！咕！』牠用力提高嗓子，『咕！咕！』的叫了六次，盡了責任，跳進幽暗的小屋裏，隨着小門也關上了。

院子裏的愛德芬媽媽聽見了咕咕聲，從洋蔥園裏擡起頭來，她正彎着腰在除草，用手指數着，『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啊！六點鐘了，太陽早已下到老拍拉特斯山後面去了，』她一邊說一邊擡起身子，伸直了有些麻木的兩腿，站定了，凝視着斜山坡上通綠山谷中的一條小路。

很遠的下面，在澄清得像面鏡子般的綠色勞斯倫湖面上，顯出美麗的山峯的輪廓。在近處穿過樹林老拍拉特斯山脚下，有一個小邨莊，一個高聳的白色屋頂，那就是禮拜堂的塔尖；這時禮拜堂的鐘聲響了，聲音越過了綠色的樹林；跳過了有黃色水仙花的池子，來到了愛德芬媽媽

站立的地方，鐘聲在山谷中飄揚着，引起羣山的回答，奏出悠揚的音樂。布穀聽見了越加『滴塔』得起勁，感覺非常滿足，『每個人都依我報的時辰行動。它驕傲的對自己說，『我將全世界所有的鐘都喚醒了。』『孩子們在那兒？』愛德芬媽媽在院子裏找了一下，然後自言自語的說道，『一個多鐘頭了，我沒聽見小妹妹，西比或琳娜麗的聲音。』於是她用兩手做成圓筒形，擺在嘴脣上，對着小山，唱着他們一家所熟悉的短歌：

56. 556. 5 | 5313.3 | 4276.5 | 5310 |
 56. 556.5 | 5135 — | 6.5 47 | 1 — 0 ||

她剛唱完，立刻在池旁柳樹的後面有兩個孩子的聲音，回答着唱：不一會，兩個被太陽曬得黝黑的，藍眼的，有鬆鬆着稀薄的黃頭髮

的小孩，一個男孩，一個女孩出現了，後面拉着一個木輪車子，車裏也坐着一個藍眼睛黃頭髮白胖的小女孩，他們笑着跳着，經過院子跑到媽媽旁邊。



「嘻！孩子們！」

愛德芬媽媽將右手食指擺在嘴唇邊說，「聽，禮拜堂的鐘聲！」

笑聲立刻停止了，

兩個孩子站在媽媽的旁邊，低了頭，合上了雙手，直到鐘聲散到很遠

的地方，聽不見了。

由山上到邨中去的長路上有一個人，背上背了一個重大的籃子，他站着低下頭，默禱了一會，然後似乎很疲乏的樣子，從險峻的斜山坡上走下來。

「看！」愛德芬媽媽擡起頭來說，「爸爸從山裏回來了，他背上的籃子裏，一定還帶着麵包給我們做晚飯哩！西比！快跑去幫爸爸將籃子拿回家來。福滋也快要帶着羊羣回來拉，他們倆一定餓得像狼一般的想吃飯了，聽！」她停止了說話，細細靜聽。

從遠處的綠山上，傳過來一陣清脆的號角聲。

「這是福滋來了，」愛德芬媽媽說，「快去，西比，琳娜麗跟我一起到廚房裏去，你先餞羅撒麗吃晚飯，我要在羊未到這裏擠奶以前將桌

子擺好，把湯燒好。』她將小妹妹抱在手中說，然後很輕快的走到廚房裏去。琳娜麗拉着木車跟在後邊，和媽媽肩上的羅撒麗逗着玩。

她們到了門旁，琳娜麗坐在石階上，愛德芬媽媽將小妹妹交在她手臂裏，立刻跑進那無人的屋裏去，於是廚房裏就有了急促的脚步聲，『嘎嘎』的生爐子聲，『畢剝』的馬口鐵鍋相擊聲。這些都使布穀很開心。不久她就拿着一個碗和一個匙跑到門口。

她將碗遞給琳娜麗，把羅撒麗喜的直跳，拿起匙來就要往嘴裏送，急得張大了嘴，把匙碰在眼上，鼻子上，又氣又急的找她的嘴，但是，找了許多時候，還找不着嘴在那裏，總不能將要吃的東西送到嘴裏去，於是琳娜麗就拿着她的手，幫助她將每一匙奶送到她嘴裏去。

這時，棲在櫻桃樹枝上的知更鳥，正在她們頭上，對着巢裏的小鳥

唱催眠曲：『櫻桃熟了，櫻桃熟了，六月裏的櫻桃熟了。』琳娜麗告訴小妹妹牠唱歌的意思，因為她覺得這是小妹妹應該知道的事。



當羅撒麗咽下最後一口奶以前，爸爸和西比背着東西回來了。不久，得得的細碎腳步聲便在門外硬地上響着，從灰色的門外進來了大哥福滋和羊羣。還有波洛——福滋心愛的小狗——牠不但叫着，而且還搖頭擺尾表示極快樂地回到家裏，立刻先跑到琳娜麗面前，舔她的手，叫着，幾乎倒翻了盛牛奶的碗，小妹妹高興地急忙抓住牠有毛的長耳朵。



「下去！波洛！下去！」琳娜麗叫着將碗高舉起來，使牠夠不着，「你要把小妹妹的晚飯弄翻了。」但是波洛以爲琳娜麗的意思是要牠去求她，照着福滋教牠的法子，就用兩隻後腿站了起來，前面兩隻腳交叉着，「汪！汪！汪！」叫了三聲。

「給牠一點罷，不然牠下次就不肯做了。」福滋笑着說。琳娜麗就抔了一小塊麵包，向上拋過去，波洛在麵包尙未落地以前就接着了，一口吞下去，似乎還想再要的樣子。

「沒有了，沒有了，」琳娜麗說，「乖波洛！現在去幫助福滋將羊趕到擠奶的小

屋裏去罷！然後你就有飯吃了。」

福滋吹着口笛，波洛就立刻離開琳娜麗，一同去趕南妮——一頭棕色的山羊——牠正在吃園中葫蘿蔔的嫩芽。

『是小嬰孩該上牀的時候了。』布穀自言自語的說着，從牠的小房子裏跳出來『咕咕！咕咕！』地叫了七次，提醒着人們該做的事，這時愛德芬媽媽在院子裏擠奶，琳娜麗抱着小妹妹趕快上樓去，將她放在有欄杆的小牀上。

小妹妹羅撒麗不願順從布穀，她願意和波洛玩耍，聽知更鳥唱歌，於是琳娜麗就坐在小牀旁邊，一遍又一遍的唱着一隻古老的催眠歌：

「睡，小寶寶睡！」

你的父親在看守羊羣，

你的母親在祈求睡神，
給你一個甜蜜的美夢，

睡，小寶寶睡！

× × × × ×

睡，小寶寶睡，

大的星是綿羊，

小的星是羔羊，

月亮是牧羊的人，

睡，小寶寶睡！』

她一遍一遍地唱着，直到最後小眼皮蓋上了小藍眼珠，然後她輕輕地走下破舊的，走過去要發出『格吱格吱』聲音來的樓梯，到廚房裏和

爸爸、媽媽、福滋、西比坐在一起喝湯吃麵包。

九點鐘的時候，這屋子又現出枯燥安靜的狀態，小老鼠又偷偷地從牆洞裏竄了出來，波洛頭枕在前腿上，睡在門口。崇高的拍拉特斯山上的月光穿過了天空，星光不斷的在遠處蓋雪的山尖中閃爍發亮。使這古老的農夫住宅完全浸潤在銀色當中。

「咕咕！咕咕！」小木布穀叫了九次，立刻斜山坡上的鐘聲就回答牠了。『這真對啊！』布穀滴塔着，『禮拜堂的鐘倒很勤謹負責；讓我想想看：明天早上三點鐘的時候我要將雄雞喚醒；四點鐘要叫太陽升起來，這一家人在五點鐘的時候就都要叫他們起身，現在我該閉目休息一會了。』牠跳進鐘裏，將門關上了。

二 雙生子的新事業

次日早上五點鐘的時候，愛德芬先生和媽媽已經起來了，布穀又催醒了福滋。但是牠雖然用盡了力量，大聲的叫了五次，西比和琳娜麗仍舊還是睡着不醒。

「福滋！去把西比和琳娜麗叫起來。」愛德芬媽媽在擠着羊奶，站在門口說，「當心不要將小妹妹弄醒了，我要她多多睡一會兒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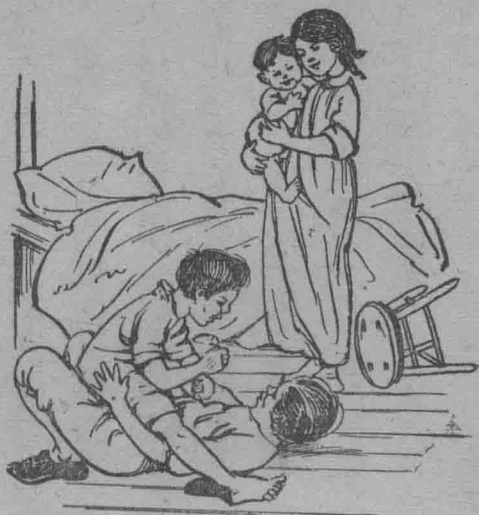
「知道了，媽媽！」福滋負責的說，三階一跨的走上了格格作聲的樓梯。

他先到琳娜麗的牀邊抓她的腳趾，她將兩腿縮回去又睡了。他再到西比牀邊，盡量的推他搖他，但是還不能弄醒他，於是他就拉着西比的

一條腿，把他拖到牀外地上，這一來西比醒了，他生氣的咆哮着跳到福滋身上，他們倆就在地板上滾來滾去的扭作一團，好像印度土人似的叫着，吵鬧的聲音將琳娜麗吵醒了，也將小妹妹驚醒，愛德芬媽媽聽見了，就跑進來，正遇着西比騎在福滋身上，鼓足了氣，用力打福滋的腹部，小妹妹在琳娜麗手中歡呼的望着。

愛德芬媽媽看到這種情景，心中十分驚慌，她把西比從福滋身上拉起來。用兇厲的眼光望着她的大孩子，『福滋！』她說，『我告訴你，要輕輕地，不要給小妹妹吵醒了。』

『我是輕輕地，』福滋坐起來，用誠懇的眼光望着他母親說，『我極力小心地，輕輕地，可是他們總不肯醒，所以我想除了把他拉到牀外來以外，就沒有法子能使他起身。』起先他母親氣得嘴脣顫動，後來她



明白了，便微笑着。

「我想這點事，像你這樣一個大孩子，是應該會做的。」她說，「波洛會做得比你好些，下次我要差牠做。」

「現在既然你們都醒了，我要告訴你們一件事，是昨天晚上爸爸告訴我的。因為這山裏沒有一個人比你們的爸爸做乳酪做得更好的，所以今年他被邨裏的人選爲到阿爾卑斯高山上去做乳酪的人，整個夏天他要離開我們，他要帶福滋同去，好幫助他在做乳酪時看守牲畜。」她說完了，顯出很得意的樣子。

子。

這是瑞士人最喜歡的事——帶着牲口到山頂的牧場上去過夏天——所以福滋快樂得在地上翻了個筋斗，他站起來時，臉上好像中了頭獎般的快樂。說道：『那麼，誰來管我們自己的羊呢？』

『啊！』他媽媽回答說，嘆息了一下，『除了西比和琳娜麗以外，家裏沒有別的人了，他們倆要代替你的位置，福滋！你今天就要帶他們同到山上去，你要教他們怎樣做。』

『今天！就是今天！』雙生子同時大聲叫着，他們從來沒有到過牧羊的地方，這真是一件最驚喜的事情。

琳娜麗忽然想起一件事似的，她就跑去用兩隻手抱着母親的頸項，『但是，媽媽！誰在家裏陪伴你哩？』她問道，『整天的剩你一個人在